

頁 齋

殺肉經痲回集

五

×

i 83



490.9
Ik-9
5

No. 2173
18183



富士川文庫

1357

張仲景八味丸即金匱要畧腎氣丸

山茱萸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乾地黄八兩

薯蕷四兩

附子一兩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

牡丹皮三兩

桂枝一兩

寇宗奭本艸衍義云云醫學源流寇宗奭宋徽宗政和間授承直郎澧州司戶

撰成本艸衍義二十卷轉添差充收買藥材所

辨驗藥材通草即○本

艸宗奭曰澤瀉之功長於行水凡服澤瀉散人

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腎氣焉得復竟今

人止洩精多不敢用之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

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

王

海藏遺之遺字畫是也又美之之意○王海

藏湯液本艸澤瀉條引

用本艸衍義之說故曰

遺之

陰血者此也若果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

地黃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

九十八

東垣所謂陽旺云云辨
惑論云仲景之法血虛
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
生陰血云云

地黃好古曰入手足火
陰厥陰經山茱萸又云
入足厥陰經火陰經百
茯苓湯液云入足火陰
手足太陽牡丹皮好古
曰入手厥陰足少陰經
附子元素曰補下焦之
陽虛又曰太辛太熱氣
厚味薄可升可降陽中
之陰浮中沉無所不至
為諸經引用之藥好古
曰入手少陰三焦命門
之劑

官桂好古曰藥象謂補下焦熱火不足又曰寇氏行義言官桂不知緣何立名予考圖經今觀實宜諸州出者佳世人以觀字畫多故寫作官也時珍曰此誤圖經今觀乃今觀之意嶺南無觀州曰官桂者乃上等供官之桂也

易老古今醫統名醫姓氏云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今屬易老傳記謂于前山藥李杲曰入手太陰張仲景八味丸用乾山藥以其涼而能補也

地黃為君元素曰生血補腎水真陰○素問至真要大論王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

山藥本經曰益氣力強陰

山茱萸別錄曰強陰益精雷公曰能壯元氣

白茯苓別錄曰伐腎邪長陰益氣力湯液本州心曰補陽

牡丹皮元素曰治神志不足能瀉陰中之火

澤瀉本經曰養五臟益氣力別錄曰鹹補虛損五勞起陰氣○時珍曰仲景地黃丸用茯苓澤瀉者乃取其瀉膀胱之邪氣非引接也古人用

固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官桂雖非足少陰經本藥然附子乃右腎命門之藥况浮中沈無所不至又為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熱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易老亦曰補腎用肉桂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唯乾山藥雖獨入手太陰經然其功亦能強陰且手太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既

固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官桂雖非足少陰經本藥然附子乃右腎命門之藥况浮中沈無所不至又為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熱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易老亦曰補腎用肉桂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唯乾山藥雖獨入手太陰經然其功亦能強陰且手太陰為足少陰之上原原既

有滋流豈無益夫其用地黃為君者大補血虛不足與補腎也用諸藥佐之者山藥之強陰益氣山茱萸之強陰益精而壯元氣白茯苓之補陽長陰而益氣牡丹皮之瀉陰火而治神志不足澤瀉之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而補虛損五勞桂附之補下焦火也由此觀之則余之所謂兼補氣者非臆說也且澤瀉也雖曰鹹以瀉腎乃瀉

補藥必兼瀉邪邪去則補藥得力一闕者闕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專工于補所以久服必致偏勝之害也

五勞病源候論曰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心勞四曰憂勞五曰疲勞又肺勞者短氣而面腫鼻不聞香臭肝勞者面自乾黑口苦精神不守恐畏不能獨臥目視不明心勞者忽忽喜忘大便苦難或時鴨瀉口内生瘡脾勞者舌本苦直不得咽唾腎勞者背難以俛仰小便不利色赤黃而有餘瀝莖內痛陰濕囊生瘡小腹滿急

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諺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伐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他蓋取其瀉腎邪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而已寇氏何疑其瀉腎而為接引桂附等之說乎且澤瀉固能瀉腎然從於諸補藥群衆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故當歸從於參芪則能補血從於

五苓散傷寒論五苓散

豬苓散八 澤瀉一兩六分 茯苓十八 桂半兩

白朮射八 為末以白飲和服
當歸從於參芪云云 元素之語也見湯液本州

或者又謂八味丸以附子為火陰之向導丹溪之語○孫子軍爭第七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諸經嚮導見湯液本州第二卷

大黃牽牛則能破血從於桂附茱萸則熱

從於大黃芒硝則寒此非無定性也奪於

群衆之勢而不得不然也雖然或者又謂

八味丸以附子為少陰之向導其補自是

地黃為主蓋取其健悍走下之性以行地

黃之滯可致遠耳竊意如此則地黃之滯

非附子不能及下矣然錢仲陽六味地黃丸豈有附子乎夫八味丸蓋兼陰火不足

錢仲陽古今醫統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曾祖徙北家於鄞幼業醫神宗時元豐中醫官遷太醫丞賜紫衣緋魚治療有奇効所著傷寒指微嬰孩論若干卷○傳詳見于宋史方伎傳
六味地黃丸即八味丸去桂附二味

醫類補劑集

原委禮記學記鄭玄註
原泉所出也委流所聚
也

靈樞經云云營衛生會
篇類註云濟流同猶釀
濾也必如狹流也別汁
分別清濁也水穀先居
於胃中傳化於小腸當
臍上一寸水分穴處精
粗由此別行迴腸從後
而出津液由此別滲膀胱
從前而出膀胱無上
口故云滲入凡自水分
穴而下皆下焦之部分
也按三十一難曰下焦
者當膀胱上口至分別
清濁其言上口者以滲入之處為言非真謂有口也如
果有口則不言滲入矣何後世不解其意而爭言膀胱有上口其謬為甚
回腸難經四十二難本義云回腸即大腸
楊介醫說楊介字吉老泗州盱眙人以醫術聞四方○針灸聚英集用書引存

者設六味地黃丸則惟陰虛者用之也

十九小便原委論

或問余曰靈樞經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
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
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王冰
曰水液自回腸泌別汁滲入膀胱之中胞
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楊介云水穀自
小腸感受於闌門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

真圖一卷是氏謂楊介編崇寧間泗州刑賊於市郡中李夷行遣醫僑書上往
親決膜摘膏盲曲折圖之蓋得纖悉介校以古書無以異者比歐希五藏圖過
之遠矣實有益醫家也

闌門難經四十四難曰大腸小腸會為闌門丁德用云大腸小腸合會之處分

入於膀胱上口而為溲便詳已上三說則

小便即泌別之水液滲入膀胱以出者也

素問則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

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

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

化而後成者也彼此不同將何所憑乎余

曰憑夫理耳且夫溲溺者果何物耶水而

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則然也故飲入於胃

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肺
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
水道下輸膀胱

化上滋肺金氣通
故謂水道轉在下焦
經曰下焦如瀉此之謂
也○醫學正傳或問宜
參考

素問又曰靈蘭秘典論
次註云居下內空故藏
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
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
氣不及則悶隱不通故
曰氣化則能出矣○類
註云膀胱有下口而無
上口津液之入者為水
水之化者由氣有化而
入而後有出是謂氣化
則能出矣
津液之府難經三十五難曰膀胱者津液之府也

素問曰胞移熱於膀胱氣厥論次註云膀胱為津液之府胞為受納之司
靈樞經曰膀胱之胞五味論註證云膀胱為胞之室胞在其中其體薄其氣濡
○類註云愚按陰陽別論有云女子胞者氣厥論有云胞移熱於膀胱者五音
五味篇有云衝脉任脉皆起於胞中者凡此胞字皆音包乃以子宮為言也此
節云膀胱之胞者其音
拋以溲脬為言也蓋胞
音有二而字則相同恐
人難辨故在本篇特加
膀胱二字以明此非子
宜正欲辨其疑似耳奈
何後人不解其意俱讀
為包反因經語遂認膀胱
與胞為二物故在類
纂則曰膀胱者胞之室
王安道則曰膀胱為津
液之府又有胞在膀胱
之室之說甚屬不經夫
脬即膀胱膀胱即脬也
焉得復有物耶致資
後學之疑莫知所辨皆

其精氣雖上升其飲之本體固不能上升
也既不能上升則豈可謂小便獨為氣化
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於能
上升者為之先導故素問又曰膀胱者津
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氣之子氣
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滯則水滯或者
又謂小便純由泌別不由運化蓋不明此
理故也雖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

盛津液則又有胞而居膀胱之中焉故素
問曰胞移熱於膀胱靈樞經曰膀胱之胞
薄以懦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
居於膀胱也有上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
於胞無由自出必因乎氣化而後能漸浸
潤於胞外積於胞下之空處遂為溺以出
於前陰也素問所謂膀胱津液藏焉者蓋
舉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人

見之不真耳知者當詳察之○太素脈訣一卷宜參考類纂按宋藝文志明經籍志醫書無類纂之目元周守忠養生類纂未之見姑俟考焉

外傷風寒客邪云云內外傷辨惑論辨陰證陽證語

溺急時至廁安能即出乎。夫惟積滿胞下空處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廁即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小竅而為注泄之路。不亦妄歟

二十 內傷餘議

嘗觀夫東垣李氏所著內外傷辨有曰外傷風寒客邪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內傷

夫飲食勞倦傷而內熱云云按辨惑論無此語蓋飲食勞倦論之意

又曰內經有云辨惑論飲食勞倦論

飲食勞役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自此論一出而天下後世始知內外之傷有所別而仲景之法不可例用矣其惠也不其大哉雖然夷考其言猶或有可疑者不敢諛俟借用條之如曰夫飲食勞倦傷而內熱者乃陰火乘其坤土之位故內熱以及於胃中也又曰內經有云勞者溫之損者溫之惟宜溫藥以補元氣而瀉火邪內經曰

飲者無形之氣云云辨
惑論飲食自倍腸胃乃
傷分而治之論

素問云云類証云形氣
陰氣也上焦之氣水穀
清微之所化也今勞倦
不慎而形氣衰火傷脾
陰也故穀氣不盛則上
焦不行上不行則下腕
不通以致胃府鬱熱熏
於胸中此陰虛生內熱
也

醫國濟濟集

溫能除大熱故治之必溫藥乃可耳又曰
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
上下分消其濕此飲謂
去酒也食者有形之物傷之
則宜損其穀其次莫如消導若此者皆不
能使人無疑者也謹按素問調經論篇云
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
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腕不通
胃氣熱熱氣熏胃中故內熱嗟夫此內傷

之說之原乎請釋其義如左夫人身之陰
陽有以表裏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
以氣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臟
腑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氣言者餘如動
靜語默起居之類甚多不必悉舉此所謂
陰虛之陰其所指與數者皆不同蓋勞動
之過則陽和之氣皆亢極而化為火矣况
水穀之味又少入是故陽愈盛而陰愈衰

壯火食氣陰陽應象大論之語次註云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類註云壯火散氣故云食氣猶言火食此氣也

也。此陰虛之陰。蓋指身中之陰氣。與水穀之味耳。或以以下焦陰分爲言。或以腎水真陰爲言。皆非也。夫有所勞役者。過動屬火也。形氣衰少者。壯火食氣也。穀氣不盛者。勞傷元氣則少食而氣衰也。上焦不行者。清陽不升也。下脘不通者。濁陰不降也。夫胃受水穀。故清陽升而濁陰降。以傳化出入滋榮一身也。今胃不能納。而穀氣衰少

火火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火之氣壯次註云火之火者。火已則壯

則清無升而濁無降矣。故日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然非謂絕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無病時。則謂之不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則鬱矣。鬱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胃居上焦下脘兩者之間。故胃氣熱。熱則上炎。故熏胃中而爲內熱也。東垣所謂勞役形體所謂飲食失節而致熱者。此言正與調經論篇之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經文於內

素問止有七節之胸中
 有小心二句出刺禁論
 類註云人之脊骨共二十一節自上下而下當十四節之間自下而上是為第七節其兩傍者乃腎俞穴其中則命門外俞也人生以陽氣為本陽在上者謂之君火君火在心陽在下者謂之相火相火在命門皆真陽之所在也故曰七節之胸中有小心

劉守心推其為命門原病式曰所謂腎有兩枚經曰七節之胸中有小心楊上善注太素曰人之脊骨有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胸左者為腎右者為命門命門者小心也云云然右腎命門小心為手厥陰包絡之藏故與手少陽三焦

外傷辨以為之主而及反不引此却謂陰火乘土位故內熱及胃中此不能無疑者也夫陰火二字素問靈樞難經未嘗言而東垣每每言之素問止有七節之胸中有小心二句而劉守真推其為命門屬火不屬水引仙經心為君火腎為相火之說以為之證然亦不以陰火名之是則名為陰火者其東垣始歟竊意內熱之作非皆陰

合為表裡神脉同出見于右尺也二經俱是相火相行君俞故曰命門薛故仙經曰心為君火腎為相火是言右腎屬火不屬水也○所引仙經未考

禮記內則云云註溫藉也承尊者必柔顏色

火也但氣有鬱則成熱耳雖曰心為君火君不主冷然素問所叙諸病之屬熱者甚眾皆君火病也豈君火不能為病而直欲純歸之於陰火乎至真要大論云勞者溫之損者益之夫勞則動之太過而神不寧矣故溫之溫也者養也溫之者所以調其食飲適其起居澄心息慮從容以待其真氣之復常也禮記所謂柔色以溫之此溫

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溫
之言東垣引內經改益
字作溫字也以易字為
周易說非

字正與此同或以藥扶助之亦養也今東
垣乃以溫為溫涼之溫謂宜溫藥以補元
氣而瀉火邪又易損者益之為損者溫之
又以溫能除大熱為內經所云而徧攷內
經並無此語此亦不能無疑者也然溫藥
之補元氣瀉火邪者亦惟氣溫而味甘者
斯可矣蓋溫能益氣甘能助脾而緩火故
元氣復而火邪熄也夫宜用溫藥以為內

陰陽應象大論次註云
氣謂衛氣靈樞經曰衛
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
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
故衛氣溫則形分足矣
○格致餘論曰形不足
者溫之以氣夫為勞倦
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
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
自克氣充則形完矣故
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
溫之正此意也古今
醫統曰形不足宜溫養
神氣而調和之

傷不足之治則可以為勞者溫之之註則
不可陰陽應象論所謂形不足者溫之以
氣其溫字亦是滋養之義非指溫藥也夫
形不足乃陽虛而不克也氣者藥之氣也
藥有氣厚氣薄味厚味薄味厚者屬陰而
滋精氣厚者屬陽而滋形今以藥之氣厚
者滋陽不兼形乎故曰形不足者溫之以
氣雖以藥溫養之亦未嘗不兼乎調食飲

以補之云云陰陽應象
大論精不足者補之以
味○至真要大論客者
除之結者散之○氣交
變大論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

比類素問示從容論及
疏五過論有比類字類
註云比類比別例類也
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其即比類之謂歟

適起居與澄心息慮也。溫字固具二意。然
終不可視為溫涼之溫。苟以補之除之抑
之舉之散之等語比類而觀焉。則其義自
著矣。夫金木水火土運於天地也。則無形
質之可觀。其麗於地。則有形質矣。金木土
水者有形有質者也。火者有形而質不實
者也。酒性雖熱。體同於水。今東垣乃謂飲
者無形之氣。此亦不能無疑者也。既待發

難經四十九難本義謝
氏曰飲食勞倦自是二
事。飲食得者飢飽失。則
勞倦者勞形力而致倦
息也

汗利小便以去之。其可謂之無形之氣乎。
且勞倦傷飲食傷二者雖俱為內傷。然不
可混而為一。難經所謂飲食勞倦則傷脾
者。益謂脾主飲食而四肢亦屬脾。故飲食
失節勞役四肢皆能傷于脾耳。非謂二者
同類而無辨也。夫勞倦傷飲食傷雖與風
寒暑濕有餘之病不同。然飲食傷又與勞
倦傷不同。勞倦傷誠不足也。飲食傷尤當

飲食自倍素問痺論飲食自倍腸胃乃傷

於不足之中分其有餘不足也何也蓋饑
餓不飲食與飲食太過雖皆是失節然必
明其有兩者之分方盡其理節也者何無
不及無太過之中道也夫饑餓不飲食者
胃氣空虛此為不足固失節也飲食自倍
而停滯者胃氣受傷此不足之中兼有餘
亦失節也以受傷言則不足以停滯言則
有餘矣惟其不足故補益惟其有餘故消

辨惑論易張先生根木丸治積滯消食強胃

白木二兩 枳實一兩

右同為極細末荷葉裹燒飯為丸

又橘皮枳木丸治老幼元氣虛弱飲食不消或臟腑不調心下痞悶

即枳木丸加橘皮一兩

又木香枳木丸破滯氣消飲食開胃進食

即枳木丸加木香一兩

局方木香分氣圓治一切氣逆心膈滿悶腹脇

虛脹飲食不消乾嘔逆吐

木香 各一兩
香附 十六兩
甘艸 六兩
莖木 八兩

右為細末水糊為丸

導亦有物滯氣傷必補益消導兼行者亦
有物暫滯而氣不甚傷宜消導獨行不須
補益者亦有既停滯不復自化不須消導
但當補益或亦不須補益者潔古枳木丸
東垣橘皮枳木丸木香枳木丸之類雖曰
消導固有補益之意存乎其間其他如木
香分氣丸導氣枳實丸大枳殼丸之類雖
無補益然施之於物暫滯氣不甚傷者豈

御藥院方天枳殼丸治一切酒食所傷胸膈痞悶脇助脹滿心腹疼痛

大黃方何集

飲食不消痰逆嘔惡吞酸

白朮 厚朴 半夏 人參 木香 青皮

三稜 莪朮 枳殼 枳朮 陳皮 麥蘗

神麴 各一兩 生乾薑 五錢 牽牛 大黃 各二兩

右為末薑糊為丸

煮黃丸保命集云癰論

日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或失四時之調養故能

為入之病也經曰氣口緊而傷於食心胸滿而

口無味與氣口同氣口者乃脾之外候故脾胃

傷則氣口緊盛如氣口二盛脈得七至則傷於火陰乃傷之重也煮黃丸王以

大每服時先煎漿水令沸下藥二十四丸煮三十沸攪入冷漿水中沉水冷下

不可哉但不疽視為通行之藥耳且所滯

之物非枳朮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

於消導而不知變乎故備急丸煮黃丸感

應丸瓜蒂散等之推逐者潔古東垣亦未

嘗委之而弗用也故善將兵者攻亦當守

亦當不善者則宜攻而守宜守而攻其敗

也非兵之罪用兵者之罪耳觀乎此則知

消導補益推逐之理矣若夫勞倦傷則純

乎補益固不待議雖東垣丁寧告戒然世

人猶往往以苦寒之劑望除勞倦傷之熱

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但曰病勢

已極藥不能勝耳醫者病者主病者一委

之天命皆懵然不悟其為妄治之失也嗚

呼仁人君子能不痛心也哉夫東垣先哲

之出類者也奚敢輕議但恨其白璧微瑕

而或貽後人差毫厘謬千里之患故不得

局方備急圓療心腹諸卒暴百病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刀所刺氣急口

紫 巴豆 大黃 各二兩 右為末煉蜜圓

又感應圓治虛中積冷氣弱有傷停積胃腕不能傳化或因氣傷冷因饑飽食

飲酒過多心下堅滿兩脇脹痛心腹太疼霍亂吐瀉 丁香半兩 木香二兩

肉荳蔻 枚二十 巴豆 七箇 薑 一兩

杏仁 百箇 百州霜 兩二 右蠟丸

瓜蒂散傷寒論云病如 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

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 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

為胸有寒也當吐之宜 瓜蒂散 瓜蒂 一分

赤小豆 一分 右二味各別搗篩為散 已合治之取一錢匕以

可考

丁寧告戒後漢書即顯傳丁寧再三○困學紀聞十九日俗語皆有所本丁寧出詩采薇箋○朱子中庸序丁寧告戒不過如此

出類子墨子公孫丑上篇出於其類

白壁微瑕梁昭明太子陶淵明全集序云白壁微瑕惟在閒情丁賦○公羊傳僖公二年垂棘之白壁何休注玉以尚白為美

差毫厘禮記經解云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陰陽應象大論類註云天之邪氣即風寒暑濕火燥受於無形者也喉主天氣而通於藏故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即穀食之氣味受於有形者也咽主地氣而通於府故感則害於六府

太陰陽明論類註云賊風虛邪外傷也故陽受之而入府飲食起居內傷也故陰受之而入藏

不借踰耳知我者其鑒之

三十一 外傷內傷所受經旨異同論

客問難予曰素問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太陰陽明論云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臟兩說正相反應聞其解余復之曰此所謂似反而不反

並行不相悖中庸三十章
金匱真言論類註云風自外入則循經而觸於五藏故發病也
八正神明論類註云八正者八方之正位也八方之氣以時而至謂之

者也夫感天之邪氣犯賊風虛邪外傷有餘之病也感水穀寒熱飲食不節內傷不足之病也二者之傷腑臟皆嘗受之但隨其所從所發之處而為病耳不可以此兩說之異而致疑蓋並行不相悖也讀者當合而觀之其旨斯盡若曰不然請以諸處所論證之金匱真言論曰風觸五臟邪氣發病八正神明論曰夫八正之虛邪以身

八風從所居之鄉來者為實風從所衝之方來者為虛風實風主生長虛風主殺害身之虛血氣虛也天之虛入正之虛邪氣及虛也以虛感虛故邪氣深入至骨而傷於五藏

靈樞經出邪氣藏府病形篇

又曰東風詳見九宮八風篇

靈樞又曰邪之中人也邪氣藏府病形篇云云又云身之中於風也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於經中陰則溜於府又曰虛邪之中人也出百病始生篇今所引則畧文也類註云絡浮而淺經隱而深凡諸輸穴皆經氣聚會之處伏衝之脈即衝脈之在脊者以其最深故曰伏衝

又曰東北風九宮八風篇

素問痺論類註云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食物者也若過用不節致傷腸胃則六府之痺因而生矣

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類註云肺合皮毛其藏畏寒形寒飲冷故傷肺也

難經四十九難

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

則五臟傷靈樞經曰五臟之中風又曰東

風傷人內舍於肝南風傷人內舍於心西

南風傷人內舍於脾西風傷人內舍於肺

北風傷人內舍於腎觀乎此則天之邪氣

固傷五臟矣靈樞又曰邪之中人也無有

常中于陰則溜于腑又曰虛邪之中人也

始從皮膚以入其傳自絡脈而經而輪而

伏衝之脈以至於腸胃又曰東北風傷人

內舍於大腸西北風傷人內舍於小腸東

南風傷人內舍於胃觀乎此則天之邪氣

豈不傷六腑乎素問曰飲食自倍腸胃乃

傷觀乎此則水穀寒熱固傷六腑矣靈樞

又曰形寒寒飲則傷肺難經曰飲食勞倦

則傷脾觀乎此則水穀寒熱豈不傷五臟

乎至於地之濕氣亦未必專害皮肉筋脈

地之濕氣云云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脉

從下而上太陰陽明論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

而不能害臟腑邪氣水穀亦未必專害臟腑而不能害皮肉筋脉也但以邪氣無形臟主藏精氣故以類相從而多傷臟水穀有形腑主傳化物故因其所由而多傷腑濕氣浸潤其性緩慢其入人也以漸其始也自足故從下而上從淺而深而多傷於皮肉筋脉耳孰謂濕氣全無及於臟腑之理哉至若起居不時一語蓋勞役所傷之病不系上文異同之義故不之及也

徐東臯嘗稱安道謂學究天人極探鑿源此言不為過也惜乎其所以撰著不盡傳而僅存此書矣誠可謂崑山之片玉也因令門人林恒齋標出引據參考他說自加訂正附諸劄劄以便於講求也安道甫以博學多聞上自素難下及四子明辨詳論皆提其要學者孰讀深味而遡於所謂鑿源

也者是吾人之所期也

自素織不又四干即辨精論皆與其

野貞享不卯之冬甫以射學多聞上

穀參參外道自味信養志堂人誌

之其王少因今門人林正齋賦

不盡軒而對吾此書矣始下

貞享五年戊辰初春日武村市兵衛藏板



二條通松屋町

